

唐代文献目录学对日本的影响

羽 离子

中国的文献目录学在唐代已达到了高度成就，并传入日本，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迄至今日，它们仍然是日本的根深柢固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有史可稽的传入日本的最早的中国的图书目录专著，有梁代阮孝绪的《七录》，但其分类规则并未被日本藏书界所用。至奈良时代，其图书事业才开始勃发的日本，置中国陈旧的《七略》、《七录》之法于不顾，而直接接受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图书四分法。同时，中国的类书目录学、汉地佛典目录学也于唐代传入了日本。

唐代是中国图书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时期。由李延寿辑录，魏征编定的《隋书·经籍志》四卷则代表了届此为止中国普通图书书目在国家藏书与史志中运用的最辉煌的成就。是志著录浩瀚，抛弃了汉《七略》旧轨，完善了魏晋以来粗略的四部之法，首次以经、史、子、集标分四部。各大部之下分类细密，志前赋总序，部后赋大记，各小类后赋小记，书项后附注，以释著述沿革异同，标示存佚。是志与何茂庶的《四部书目录》以及武则天帝时所编的《麟台书目录》等四分图书的重要文献于唐代先后东传

日本。

日贞观十七年(875年),日本最大的皇家书库冷泉院不幸火灾,几乎全部图书毁尽。损失极其惨重。此后,日本政府又致力收集图书,然已远不及当时规模。不久,宇多天皇深感典籍管理之纷乱,而敕令藤原佐世编撰书目。书目于火灾后第十六年完成。藤原佐世仿《隋书·经籍志》,分全部图书为经史子集四大部共四十家,著录图书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卷,成为日本第一部国家综合书目,名《日本国见在书目》,而为日本第一部科学系统的图书总目。其分类体系如下:

经部:

易家	尚书家	诗家	礼家	乐家	春秋家
孝经家	论语家	异说家	小学家		

史部:

正史家	古史家	杂史家	霸史家	起居注家
旧事家	职官家	仪注家	刑法家	杂传家
土地家	谱系家	簿录家		

子部:

儒家	道家	法家	名家	墨家	纵横家
杂家	农家	小说家	兵家	天文家	
历数家	五行家	医方家			

集部:

楚辞家	别集家	总集家
-----	-----	-----

将该书目与《隋书·经籍志》及唐开元年间李林甫所编的《大唐六典》的《秘书库书目》相比较,可见三者几乎如出一辙。而日本国书目与唐书目不同之处,仅在两处:一是唐朝二书目的四大部之下的类目名称作“篇”^①,但实际著录时并不加注“篇”,如经部内各类,只称“周易、尚书、诗、礼、乐、春秋……”而日本国书目的各类,统一称“家”,即以“家”来统

一表示“类”这一概念，较唐朝书目尤为规范一致。二是四部四十类中，唯一一个类目名相异：《隋书·经籍志》史部的第十类“地理”，日本书目改作“土地”。必是取自于该志地理篇小记中第一句“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但即使稍变，也与唐类相去不远。^②

此日本书目原本今已不存，但存有书库管理人员于该目编成不久为校对书库存书所抄的该目简本——《本朝见在书目》的抄本。这一书目已成为日、中两国学术界用以查核、考定古籍与研究日本文化史的重要文献与工具。自《日本国见在书目》开始，四部之法，日渐行于日本公私藏书之家。直至今日，凡汉文古籍大规模集中之处，仍沿袭四部之法；查索日本古籍，除利用现代索引外，往往还需借重此法。据日本东洋学情报中心1961年发表的调查，日本有2600个公私单位或个人收藏汉籍并编有藏书目^③。而这些藏书目多采用四部分类或经改良的四部分类，如1919年编印的《静嘉堂秘籍志》，1930年编成的《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1939年编成的《东洋文库朝鲜本（付安南本）分类目录》，1956年编成的《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1965年编成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同年编成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书名索引》等等。很多研究性的书目也同样多采用四部法，如1905年编成的《汉籍解题》，1933年编成的《佚存书目》，1975年编成的《江户时代汉学入门书解题集成》等等。

中国的文献目录学传入日本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就是中国的类书目录学。类书的分类思想渊源于《周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天地、名物、人事的大三分理论，在受汉董仲舒的儒学思想修正后，经梁沈约等具体化为“属辞比事，往往成篇”的立类原则，并经后世实践而逐渐完善起来。至唐代时，编成的类书已很多。它们不仅在分类思想上，而且还在分析分类体系上，多

级目录和多重目录的组织上、文献复分法上、类目的参照制度上、类目的标识符号上及分类目录与主题目录的结合上，都具有独特性、独创性，是中国古典分类、目录之学中独有的一个领域。^④类书目录学传入日本，首先是从类书本身先传入日本开始的。根据散见于日本文献的历史记载，有唐一代，传入日本的类书种类已相当齐备。如《兔园策》、《艺文类聚》、《类录》、《类文》、《琼林要览》、《类聚方经》、《法苑珠林》、《修文殿御览》、《翰苑》、《类苑》、《类聚方》、《初学记》、《玉苑》、《玉苑丽文》、《王府新书》、《编珠录》、《群书治要》、《华林遍略》、《类林》、《戚苑》、《北堂书钞》、《白氏经史事类》（即《白氏六帖》）等。在日本，最先受中国影响，掌握了其原理与方法以编辑类书的是吉备真备。所编类书名《私教类聚》。《私教类聚》，今全本已不存，仅片断的目录、内容被引见于它书中。从书名看，显然是受中国《艺文类聚》的影响。大概初是教授王储时编作参考的，而最后完成于日宝龟二年（771年）前后。它辑录了一些有关教育的文献，包括《颜氏家训》及佛典中的一些内容。《艺文类聚》分四十三类目，而日本《格芥抄》谓《私教类聚》分三十八条，指分三十八类。这显然是采用了《艺文类聚》的原理与方法，但内容不同所致。是书属私家所为，且是日本类书的初作，意义不可低估。

824年（日天长元年），淳仁天皇敕令参议滋野贞主等人大规模编纂中国古今文献，仿照中国类书《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北堂书钞》等的体例，以类相从，属辞比事，经历八年，编成日本史上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类书《秘府略》，共一千卷，可谓浩瀚汪洋。然是书全本已佚，仅存《百谷》、《锦绣》二卷。将之与中国在一百五十年后所编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相比，其类目、内容还远为详细。^⑤由此开始，中国类书目录学也在日本结出了硕果，并被后世一直沿用。

平安朝中期，宫廷学者源顺奉醍醐天皇第四皇女勤子内亲王的指示，于承平五年（935年）编成类书《和名类聚钞》，分二十四部，其增修本分三十二部；各部之下再分门类，是日本现存完整的最早类书，至今仍很受重视。后至幕府时代，日本编纂的类书更多，如文安三年（1446年），行誉编成《尘添埴囊钞》；享德三年（1454年），饭尾永祥编成《撮壤集》；正德二年（1713年），寺岛良安用三十年时间才编成的大类书《和汉三才图会》；天保元年（1830年），喜多村信节编成的《嬉游笑览》等，种类不少。日本于后世编成的最大类书则是《古今要览稿》、《古事类苑》和《广文库》。《古今要览稿》由屋代弘贤主编，历二十三年，至1841年弘贤去世，尚是初稿。原定一千卷，分十八门，体例仿照中国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实成五百余卷。《古事类苑》是官编，由小中村清矩首任主编，历三十六年，至1914年才全部完成。共一千卷，分三十部门，各部门再分篇、条、项。《广文库》则是沿用中国的类书分析分类原理，对所采文献仍作分析别裁，而仿西式百科全书的音序排列，依日文五十音来序排所采之文的方法编成的。由物集高见历三十年完成，1916年始刊行，二年后全部印毕，共装二十大册。

中国的文献目录学传入日本的第三个重要分支，就是汉地佛典目录学。汉地的佛典目录学不同于南亚、西域以及西藏，也不同于外典或类书的是学，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而成。它基本以素怛缆藏、毗奈耶藏、阿毗达磨藏与大、小乘为分野，类分数以千计的佛教典籍并组织目录。汉地佛典分类法基本上构成了一个复分体系，有自身的特点，包含有大批佛教各宗派的注疏证录、音义、事语、记传等等，就目录涵容的范围而言，除大藏总录外，尚有一人之录、一宗之录、一寺之录、一代之录等。佛典目录滥觞于魏晋，随着佛教文献逐渐翻梵、胡为汉及汉地撰著的增加而大盛于隋唐。从魏至唐，已知编成的各种佛典目录达六十部。日僧

甄求佛教书籍，不持经录，无以按图索骥，故佛典目录也不胫而走，很早就东入日本。日本正仓院文书中写成于天平十一年(739年)二月十三日的《写经司启》中也载有“合依开元目录应写一切经五千四十八卷”语。开元目录即《大唐开元释教录》，智升所编，蒙敕入藏。目录学家姚名达评价它：“名数之富，规律之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百世盛崇，准为圭臬。后此有作，仅得其编。佛录至此，叹观止矣！”(姚名达著《中国目录学史·宗教目录篇》)。日本皇室笃奉佛教，所集佛经宏富，但《日本国见在书目》不列释家经目，可知释家图书另有专门的分类编目，只是今日不可见而已。日本寺院及私家也仿中国而有经录编定，其分门别类，大抵同开元录而简略，不甚重要。集中承继中国佛藏分类与目录学的是日本的诸大藏经早期也一如中国，称一切经)。除前引天平年间圣武天皇所准造的一切经外，后世天皇也时有写造。如堀河天皇于嘉保三年(1095年)三月十八日召僧侣一万人，一日写成《一切经》；顺德天皇也曾于建历元年(1210年)四月二十三日召僧侣一万五千人，一日写造《一切经》等等，但这些当只是照抄中国《一切经》而已。日本欲自编自印完整的《大藏经》，传说起于堀河天皇康和四年(1102)三月，日本古书《园大历》有记载，但今日已找不到当时的刻本。后来，弘安年间(1278~1287)的僧人行圆曾奉后宇多天皇命，开始编刻《一切经》，即后人所传称的《弘安藏》。但正安二年(1298)六月下旬行圆即去世，据初刻于日本正安四年(1302)的《般舟赞》所记，刻藏的事“大功未成”。但由征夷大将军兼左大臣德川家光、僧正官天海发愿编刻，于庆安四年(1648)三月印成的活字版《东山藏》(又称《宽永寺藏》、《倭藏》、《天海藏》)则今存，它所依用的是中国唐代《开元录》所创，宋《思溪藏》等所沿用的分类组录之法。由铁眼道光劝募编刻，印成于延宝六年(1678)七月的《黄檗藏》(又称《铁眼藏》)也仿效中国明代北藏，也

即是仍因袭中国《开元录》的分类组录之法。由岛田蕃根、福田行诚等主编，于明治十八年（1885）十二月在东京弘教书院印出的《弘教藏》（即《大日本校订缩刻大藏经》，又称《缩藏》）则采用了中国明朝智旭在佛典目录书《阅藏知津》中所倡述的分类体系，把所有佛教典籍分经、律、论、撰述四大类，各类下又细分若干门。经律论三类下均以大乘居先，小乘居后。各大乘门下不遵旧习以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部类分，而按天台宗五时判教序，以华严、方等、般若、法华、涅槃作五分。天台宗曾于唐代传入日本，在日本佛教界有相当的地位。由滨田竹坡、米田无静等主编，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印出的《大日本校订训点大藏经》（又称《日本藏经书院大藏经》、《卍字藏》、《训点藏》），其体系分类、目录组织，也还是依据汉法，唯视实际经籍的添佚，在唐《开元录》的基础上为作增删而已。其它著名的佛教经典目录如由缘山第四十六世大僧正定月的弟子随天于延享三年（1746）编成的《缘山三大藏目录》，则是按所藏的宋藏、元藏、高丽藏的实际存书所编。其体例结构仍沿用宋《开宝藏》即仍沿用唐《开元录》。

昭和三年（1929）十一月，日本出版了由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辑的《大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因始编于大正十三年（1924）得名。这是当时世界上收书最多的大藏经。翌年，又将此藏总目录抽出印制另发。其体系分类、目录组织与诸旧藏很不相同，因而姚名达称其“所分部类，亦大异于我国诸录”（姚名达撰《中国目录学史·宗教目录篇》）。其实，姚氏只是指其不依大、小乘分划而言，如是指所有部类，则是言之过当。详察《大正藏》共分二十四大部类，其全部部类如下：

阿含部	本缘部	般若部	法华部	华严部
宝积部	涅槃部	大集部	经集部	密教部
律部	释经论部	毗昙部	中观部	瑜伽部

论集部 经疏部 律疏部 论疏部 诸宗部
史传部 事汇部 外教部 目录部

以上部类大多是撷采、因袭于中国的理论与诸录。其中经律论三分，始于中国南朝宋时佚名氏的《众经别录》，将注解之书别作部类，则始于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隋唐以后，已成汉地佛典分类之定局。其中密教独立部类，则仿照明末智旭的《阅藏知津》，略改类名密宗为密教而成。其中般若、华严、宝积、涅槃、大集和阿含的立类是依唐代智昇的《开元释教录》，设目录部类，也是源于《开元释教录》的设经目之类，而《阅藏知津》早已更名作目录。法华类也是仿效《阅藏知津》而来。诸宗部类也是参《阅藏知津》而立，部类之下的净土宗、台宗、禅宗、慈恩宗、律宗等均一一依效。毗昙即阿毗昙，隋代法进的《大隋众经目录》首先以阿毗昙为名设类。中观、瑜伽皆是佛教中的宗派名，《大正藏》将它们与诸宗部分置，颇遭学界异议。史传、事汇的立类也始于中国僧佑《出三藏记集》的传记之类，后世汉地经录则益为精详。《大正藏》所立之外教部，其渊源也可上溯自唐毋巽的除佛教典籍外又另收外教诸事典并分别部类的《开元内外经录》，兼收参考而不相混淆。

《大正藏》旋又续出了日本人撰述的佛教文献，分章疏、宗典二部，另又接连印出了古逸部、疑伪部、图象部，终于至昭和九年（1934）出齐告竣。而其后期编出之古逸部类，实脱胎于唐《开元录》的补阙拾遗类，疑伪部类则源于前引之南朝的《众经别录》的疑经类，但与唐《开元录》的一分为二的疑惑再详、伪妄乱真两类相比，则粗略得多了。当然，《大正藏总目》从中国诸录中按需取采部类，另行组织成录以作为不囿于宗派，广收西域、南亚、东南亚、中、日、朝诸地汉文教典的综合巨藏的纲目，的确很富有革新精神；同时，自立本缘、宗典等部类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但不须多辩，中国汉地佛典目录学对日本的影响的

深远由此已可见。

纵观历史，中国多种古典文献目录学远在唐代时就输入了日本，在被日本学术界所接受后又有所变革发展。其用以经纬学术，分别百业，统领文献，对日本文化的进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三大脉系的目录学，作为日本文化中的组成，也成了很好的反映了两国文化共性的重要内容。

注：

①见《隋书·经籍志》的总序，但在志内各部的大记中，又将小类类目名称作“种”，如经部“合为十种”，史部“凡十三种”，子部“为十四种”，集部“合为三种”。

②《隋书·经籍志》第九类为“异说”，《日本国见在书目》同此，而《大唐六典》作“图纬”。

③（日本）東洋学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センター编《日本におけるアジア研究の現状調査Ⅰ》，东京，1961年。

④“属辞比事”，语出《礼记》，后世类书编纂者伸其义而用之。关于类书分类暨目录学问题，可参羽离子撰《类书的分类与目录》（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等文。

⑤（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四章·第十节》。

（本文责任编辑：魏文峰）